

敬畏规则才能守住安全底线

王克一

一段交警教育闯红灯外卖小哥的视频,引发不少讨论。面对“两边都没车,我能确保安全,为什么要等”的辩解,交警没有简单训斥,而是指出:规则一旦允许每个人凭主观判断选择性遵守,就会失去统一性;一次“特殊情况”,也可能在自利偏差中变成下一次降低标准的理由。

这件事真正值得反思的,不只是一个路口该不该闯红灯,而是在面对规则、压力和侥幸时,如何守住底线。

闯红灯的人,往往并非不知道规则,而是在具体情境中,为自己找到了一个看似合理的解释:“我赶时间”“路上没车”“别人也这样”“不会出事”。这些理由共同指向一种心理:我不是不守规则,只是这次情况特殊。

这就是自利偏差。简单说,就是人在评价自己行为时,往往更容易替自己找理由、为自己开脱。它最隐蔽的地方在于,让人不觉得自己错了,而是不断帮助别人证明自己“有理由”。久而久之,人会越来越擅长为逾越规则寻找解释,也越来越难意识到标准已经发生变化。

而标准滑坡,往往就从这样的“第一次例外”开始。第一次越界时还有不安,第二次就习以为常,第三次甚至觉得“本来就可以这样”。侥幸不会以“危险”的面目出现,它常常披着“灵活处理”“经验判断”“节省时间”的外衣,让人误以为自己不是在违规,而是在应对现实。

可规则的意义,恰恰在于它不能完全依赖个人判断。个人判断会受到情绪、经验和环境影响,而规则提供的是稳定边界。没有边界,所谓“特殊情况”就会越来越多;没有敬畏,所谓“下不为例”就可能变成一次又一次违规。

当然,在现实中,我们每个人都难免面对突发情况和客观压力:路上有人赶时间,岗位上有人赶进度,生产中有任务节点,项目上有工期要求。压力是真实存在的,不能被轻飘飘地忽视。很

多时候,人们不是不知道规则,而是在压力之下觉得自己“没有办法”。但越是这样,越要分清:压力可以被理解,违规不能被合理化;困难值得被关注,底线不能被突破。

如果所有人都因为自己有压力,就可以选择是否遵守规则,那么规则就会失去意义,风险也会被转嫁给更多无辜的人。一个人闯红灯,看似只是为自己争取更多时间,实际上可能让司机、行人、交警乃至整个交通秩序共同承担风险。

真正成熟的规则意识,不是没有压力时才遵守规则,而是在有压力、有诱惑、有理由为自己开脱时,仍然知道什么不能做。

如果说一个路口的红灯,关系的是公共交通秩序,那么企业安全生产中的每一条大规,关系的就是职工生命健康、企业稳定运行和发展大局。

在生产现场,“标准滑坡”同样值得警惕。一次作业前确认疏漏、一次防护用品佩戴不规范、一次隐患发现后没有及时上报、一次交接班记录含糊不清、一次检修没有严格挂牌上锁、一次动火作业审批流于形式,单独看似都是“小问题”,但如果任其发展,就可能成为风险累积的起点。

安全生产中也常听到类似的自我解释:“这个活我熟”“以前也是这么干的”“就一会儿,没必要那么麻烦”“工期太紧,先干完再说”。这些话表面上是经验判断,实质上是侥幸心理在起作用。真正的经验,应该让人更加敬畏风险,而不是轻视规程;真正的熟练,应该体现

在标准动作不走样,而不是私自删减法定安全流程。

当然,对企业来说,抓安全不能只靠个人自觉,更要靠制度托底、管理到位。要科学组织生产,合理安排任务,强化现场监督,完善隐患排查管理,让按章操作的人有底气,让发现问题的人受尊重,让坚持原则的人不吃亏。

对个人来说,更要明白,安全不是生产之外的负担,而是生产能够持续进行的前提。任务再急,也不能省略安全确认;工期再紧,也不能压缩必要流程;现场再忙,也不能把隐患当成小事。

规则真正考验人的地方,不只是在众目睽睽之下,更是在无人监督、无人提醒,甚至看起来“不会出事”的时候。越是在这样的时刻,越能看出一个人对规则有没有真正的敬畏,对安全有没有真正的自觉。

从闯红灯时的“路上没车”,到生产现场的“就这一次”;从自利偏差下的自我开脱,到标准滑坡后的习以为常,很多风险并不是突然出现的,而是在一次次看似不起眼的松懈中积累起来的。

所谓慎独,就是在没人看见时也不越界;所谓慎微,就是在小事小节上也不降标。

红灯会变绿,但安全红线不能变淡;进度可以追赶,但底线不能退让;任务可以赶,但生命不能重来。把每一次“看似可以”的侥幸挡在规则之外,把每一个“下不为例”的念头止在行动之前,才能真正让安全成为习惯,让规矩成为自觉,让发展筑牢安全根基。

(作者单位:包头化工)



QINGNIAN HUPAN

以青年视角解读天下大事
以行业积淀剖解时代命题

“边界感”逐渐成为热词,这也许标志着深刻的社会转变:人们不再天然地认为“我是谁的一部分”,而是日益清晰地主张“我首先是我自己”。一个概念之所以流行,往往不是因为被发明,而是因为它被大家真正地需要了。

回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在物质与空间相对匮乏、个体高度依赖集体或家族的语境下,“边界”的“边儿”尚未清晰显现。

如今,伴随市场经济深化、高等教育普及与城市化进程,尤其当微信、钉钉等数字工具全面渗透生活,工作与休息、公共与私人的界限变得模糊时,“边界感”便从一种朦胧的感受,演化成为一种普遍而迫切的社会共识。

这不仅是个人修养问题,更是我们时常需要妥善处理的问题。人与人之间那道无形的“边儿”,究竟该如何划定?

边界的建立,始于个体的自我界定。它意味着不内耗、不纠结,能清晰地表达意愿,温和而坚定地守护自己的舒适区。这份守护的底气,源于对自我价值的认同。

比如,在办公室情绪崩溃时,同事默默关上门,递上一杯温水,陪伴在侧却不追问。这份“不打扰的共情”,恰恰精准地丈量并尊重了此刻的情绪边界,给予了最妥帖的安慰。又或者,当朋友面临催婚压力时,一句“做你自己就好,缘分急不来”的支持,胜过千言万语的说教。高明的边界感,是能以对方需要的方式相伴,而非以自己认为好的方式闯入。

然而,成熟的关系中,边界并非一味死守。面对至亲,我们有时需要在“力所能及且不委屈自身”的前提下,主动调整边界的尺度,这是一种基于爱与责任的让渡。

例如,本想与母亲安静共进晚餐,她却想召集全家热闹聚会。若初衷本就是让母亲开心,那么欣然接受这场计划外的相聚,便不是边界感的溃败,而是一次充满弹性的主动调和。真正的边界,是内心有清晰的篱笆,但也有值得的让渡。

“守”是能力,“让”是智慧。只有具备了“守住”的底气,才有资格谈“让渡”的温情。这种收放自如的弹性,正是边界感趋于成熟的标志。

边界感不仅是个人课题,更是社会关系的重新协商。它关乎个人与他人、个人与社会如何达成平衡,这需要文化共识与制度保障来共建这条“边儿”。

例如,在家庭中倡导尊重独立人格,并在法律上明确禁止精神暴力;在社会层面,加强合理拒绝的文化正当性宣导。制度的意义,并非要管到每个家庭与企业的内部细节,而是为个体在边界被肆意侵犯时,提供可援引的维权依据与兜底保障。

共建的目标,是在社会文化层面形成尊重边界的普遍气候,让边界的存在成为一种不言自明的文明常态。边界的“边儿”,最终是一条落在人心上的尺度。它衡量着对自我的忠诚,也丈量着对他人的体谅;它需要规则的明晰,也渴望温情的穿透。

有人说,边界感是一种现代社会中弥足珍贵的个体权利。那么,时代的进步,正体现于社会文化能与时俱进,助力每个小我稳妥地行使这份独立的权力,诠释真实的自我。

无数个明晰了“边儿”的你和我,才可能更舒适、更从容地携手同行。恰如石榴籽之所以能紧紧相拥,正是因为每一颗都保持着完整的自我形状与边界,同时又共享同一个广阔而丰盛的空间。这份独立与团结的辩证统一,或许正是我们走向更美好明天的社会密码。

(作者单位:长源电力)

边界感的「边儿」在哪?

李莉

探新知

据新闻报道,一位博主用国内主流AI系统检测自己手写的毕业论文,结果原创内容被全文标红,AI生成率86.8%。随着毕业季临近,全国多数高校已将AI生成率纳入学术考核指标,这样的高比例误判,不仅引发了学生群体的焦虑,也让AI检测的合理性陷入争议。

同样的乌龙也发生在名校的老师身上,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董晨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无奈地说,课题组耗时3年完成的田野调查论文,AI生成率却被判定超80%。

更让人意想不到的,网友将《滕王阁序》和《岳阳楼记》等经典古文检测后,AI生成率均超过了50%。

从原创论文、田野调查论文再到文学经典,AI检测的误判不是一个偶发事件。当AI检测可以不加解释地给任何文本贴上标签,当评价标准从“内容好不好”变成了“像不像AI”,我们工作的关注点,也容易从文章的学术价值与创新性,向降低AI识别率而妥协。

我们从否认AI的价值。AI写作能帮我们快速梳理文献脉络,从重复性文字工作中解放出来,把更多精力放在观点构建和研究创新上。面对AI代写、批量生成的学术不端,AI检测也给高校提供了高效的筛查手段。

然而当前检测技术只能识别像AI的规范表达,却无法区分原创与AI生成。这种依靠经验揣测而非实证溯源的技术短板,注定难以根除。这套判定逻辑预先把熬夜深耕的创作者视作潜在舞弊者,它需要我们先自证清白,才有资格谈创作的好坏。

于是我们的写作逻辑慢慢变了,从把观点讲清楚,把情感表达透,到不自觉地总结经验:排比句和押韵的对偶,冒号和双引号都容易被AI生成。为了不被标红,我们刻意避开名言和俗语,把通顺的句子拆得生硬别扭。更荒诞的是,被判定AI率超标的内容,用AI润色后反而能达标。而润色的方式,却是加入“啊”“呢”“哇”这类语气词。好像在检测系统眼里,文章里加上几个口语词,才算真正原创。

但事实上,原创源自我们的思考,是做田野调查时遇到的人和事,是啃了几十篇文献才磨出的创新点,是熬了几个通宵才理顺的研究逻辑。当理性的技术越界到本该属于人文评价主导的领域,把一篇文章的好坏,一个学生的诚信与否,交给一个数字来判定,不禁想问一句:谁来规范、校验AI检测工具本身?

这个问题的答案,不只在技术的革新,也在学术评价的逻辑里。想要让AI检测回归正轨,重点是要引导学生重视真实的研究过程与创新点,从文本像不像人写的,转向实验是不是真的做了。

而对我们写文章的人来说,更要坚持原创的初心。写文章时我们可能会想,这句是不是太工整了?那个词是不是太高级了?为了迎合标准选择用AI说“人话”。其实,文字的核心是情感的表达,哪怕没那么完美;它可以是阅读经典时的感同身受,也可以是反复跑程序只为那一个参数的思路历程。外在的规则我们可以配合遵守,但内在的审美与表达,我们不能去。

“君子使物,不为物使。”AI检测工具应该是初筛的手段,而不是唯一的评判标准。对于检测超标的论文是不是可以多退一步人工检查,通过成立复核小组,让学生现场讲解自己的研究思路与数据来源,甚至可以针对论文核心观点进行现场答疑。毕竟,AI可以生成文字,却没法复制理解的深度。别因为系统的误判,辜负了学生数年的寒窗与付出。

史铁生曾说写作是用笔去找生命的意义。能让文字真正有重量、有画面的,不是屏幕上的低AI率,而是藏在文字中只属于我们的思考与真诚。别让算法绑架写作,别让存在争议的检测结果,寒了踏踏实实写论文的人的心。

(作者单位:国电电力)

画里有话

为官不为



遇到问题能绕就绕,能躲就躲,不曝光不处理、不闹大不处理、上级不点名不处理,从污染治理到违建整治,从安全生产到食品安全,这种“数年装聋作哑,一朝曝光惊坐起”的案例,多年来屡有发生。这些怪相说到底,还是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在作怪。群众利益无小事,治理问题不能被动“推着走”,而是要主动往前站一步,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,这才是正确政绩观的体现。

陈汉宁 绘

(作者单位:神华能源报社)

让AI检测回归正轨

张贺

育芽录

儿子马上小升初。前段时间,孩子换鞋准备出门,我随口说道:“晚上带你出去吃饭,过个儿童节。”他头也不抬回道:“年纪不小了,没必要再过这类节日。”我一时怔住。晚间和友人闲聊说起这件事,她笑着说:“六年级了,‘叛逆期’到了吧?忍忍,过两年就好。”这两天我也在想,叛逆,到底谁在忍谁?

“叛逆期”仿佛是孩子成长路上绕不开的标签。从小学高年级开始,很多父母都会发现:曾经那个乖巧听话,什么都愿意和自己说的孩子,突然变得别扭了。你多问一句,他嫌你烦;你关心他,他说你管太多;你替他安排好一切,他却偏偏不领情。

于是父母困惑、委屈,甚至有些恼火:孩子这是怎么了?可我越来越觉得,与其说孩子进入了“叛逆期”,不如说他们开始进入自我意识迅速生长的阶段。

很多所谓叛逆,并不是孩子突然变坏了,也不是故意和父母作对,而是他们的想法第一次明显地和父母的期待产生了分歧。

小时候,他什么都听你的,也许只是因为彼时他尚未拥有完整独立的精神世界。穿什么、吃什么、周末去哪里、报什么兴趣班,很多时候都是父母替他决定。他依赖你,也信任你。

可孩子总会长大。等他开始在意同学怎么看他,多过你怎么看他;等他盯着那根翘起来的头发,比盯着成绩单还认真;等他不再愿意穿你觉得“挺好看”的衣服,而是坚

叛逆,到底谁在忍谁?

殷媛

持要穿自己挑的那一件——那不是造反,那是他第一次窥见自我的轮廓。

他开始知道,自己喜欢什么,不喜欢什么;想靠近什么,想拒绝什么;哪些事可以听父母的,哪些事想由自己决定。这些想法也许稚嫩,也许在成人看来不够周全,但它们不是麻烦,而是一个孩子走向成熟时,必然要经过的探索。

而这一天,或许也是父母第一次发现:自己好像没有以前那么“管得住”他了。心头难免生出复杂的失落感。

以前他小,所有问题都来找你。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,他开始有了不想告诉你的秘密,有了不想让你进的房间,也有了你不理解的坚持。他说:“不想穿你买的衣服,你觉得他挑剔;他说想一个人待会儿,你又担心他是不是和你不亲了。很多父母在这个阶段感到焦虑,并不只是因为想控制孩子。那里面有担心,有责任,也有一种说不出的失落:那个曾经什么都问我们的孩子,正在一点点把答案交给别人,交给世界,也交给自己。”

于是,“叛逆期”就成了最省事的解释。好像只要说一句“孩子叛逆了”,父母的焦虑就有了理由,亲子之间的冲突也有了归因。可孩子真的只是在叛逆吗?

很多亲子冲突的核心,并不是孩子要不要听话,而是父母能不能承认,孩子不是我们的延伸,也不是用来完成我们人生设想的工具。他是一个独立的人,有自己的喜怒哀乐,对事物的理解,也有权利在安全的范围内,尝试作出属于自己的选择。

父母当然可以提醒,可以建议,但经验不该变成命令,担心也不该总是披着控制的外衣。

前阵子,儿子把自己房间的墙面重新装饰了一遍。他把小学“三好学生”的奖状全揭了下来,换上球星剪报,还在门上贴了一张自己手写的纸:“非请勿进。”

我站在门口,看着那几个字,心里有点不是滋味。那一瞬间,那句“你什么态度”已经到了嗓子眼,又被我咽了回去。我敲了敲门,等他开门后说:“海报可以贴,奖状别揭。想了想,这还能找着。”他“嗯”了一声,没多说什么,自己把奖状夹进了一本书里。

现在想想,那扇门,不只是房间的门,也是他心里的门。他想去,就让他关一会儿。这不是他在把我推出去,而是他在练习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。

当然,尊重孩子,不等于什么都不管;允许孩子有边界,也不等于家里没有规则。真正的尊重,是把“你必须听我的”,慢慢换成“我们一起商量一个都能接受的办法”。

他可以选择怎么布置自己的房间,但不能把重要的东西随手扔掉;他可以有不想说话的时候,但不能用伤人的方式表达情绪;他可以提出不同意见,但也要学会承担自己选择带来的后果。

说到底,成长从来不是孩子一个人的事。孩子在学习成为他自己,父母也在从孩子人生的中心慢慢退后半步。这半步并不容易。我们会失落,会担心,会怀念那个扑进怀里喊妈妈的小孩。可孩子终究要走向更大的世界,我们能给他的最好礼物,也许不是让他永远听话,而是让他心里有爱,脚下有路,也有为自己负责的能力。

之前约定过节的那天晚上,我们最后还是吃了他喜欢的西红柿炒鸡蛋。没有蛋糕,没有礼物。我想,这大概就是告别儿童节的一种方式。

不再大张旗鼓地承认自己是孩子,也没有真正拒绝被爱,只是他开始用一种别别扭扭的方式告诉我:妈妈,我在长大。

而我也要学着回答他:好,我看见了。(作者单位:平庄煤业)